

舊小

戊集二

金元明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 出

# 中 國 新 輿 圖

洋裝  
巨册

定價  
五元

是編首列 中華民國  
全圖次 各省分圖

次內外 蒙古圖青海

西藏圖 共二十五

幅皆取 最新測繪之

中西地圖。參互摹繪各省

區劃。均按最新析置。凡

鐵路商埠航路電

纜無不備載。圖旁又附

省城等街道圖尤便檢

查詢為近今地圖中最

新最確最詳之本。校

讎精密。鏤刻明晰。猶其餘事。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初版

(舊小說集六二十册)

(全部定價大洋陸元)

(戊集二册定價大洋陸角)



編輯者 閩侯吳曾祺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舊小說

戊集 金元明

山房隨筆

蔣子正

元好問妹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暨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陳野水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餓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爲。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怪之。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那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碓油。

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傅觀詩訖。召坐曰。子真悟者邪。卽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懼。長往不返者。顛崖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噓耳。

趙靜齋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櫓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散之於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擊死在瓜州。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陳詵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答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齎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卽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旣而並迎。陸入卽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尙不能容一陳。敎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歎慨。旣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誚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

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闔公秋壑。俾充幕僚。詵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佳話矣。

賈秋壑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竄。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遂請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往爲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敎。祇恁地死。遂鎚數下而殞。先是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餉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人謂眞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秋

擊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答。似道側坐於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惱。鄭卽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嗚呼。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 遂昌雜錄

鄭元祐

### 廉希貢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滿月。冠中團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細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旣罷。某等兄

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 張太尉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旣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贖之。得田後。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旣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

憲臣皆將旨燕犒於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卽臥內宣恩命。禮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尤宣撫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旣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僧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尙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

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巖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尙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願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鎮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月闕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部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尙憚憚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繇役。而猶

若是情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 賈相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鎗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募勇士。樹阜纛。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 林景曦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

絕曰。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鶻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 鄭所南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疎花簡



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據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淡云。

鄧中齋

鄧中齋先生諱刻。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馬絆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啓漫不省。即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

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齊諧志怪而略之。於是乎書。

趙天錫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邱趙公。名期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邱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橫。人稱爲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一南歸。睹繫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邱之父。問因爲誰。囚嘔噦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爲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

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於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歿。因葬之屋後。臨歿。謝宛邱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爲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洪園靜語

白珽

廬山蜂室

廬山之陽。顛崖千尺。下臨大江。崖之半。懸絡古木。藤蔓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瓮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策。俄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於是一人縋巨木而下。約二三十丈。遂得蜜。無算人於其顛。引繩上下之。蜜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顧一人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食之。因不飢。蹒跚石罅。得一穴。頗深暗。顧見一物。如蛟。蟠其中。腥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鉦光。燄燄人然。亦不動。其人怖甚。而無地可遁避。且其中氣燠可禦寒。因出沒焉。待盡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蜿蜒而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

而出。其人自念等死耳。不若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鱗而躍。約一二里頃。竟爲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後訴於官。捕專利者杖殺之。廣信朱復之說。

葉水心

韓侂胄爲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謙。建寧人。後舉進士。

山居新話

聶以道

楊珣

聶以道。江西人。爲□□縣尹。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曙檢視之。計一十五定。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實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者。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原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尙欠其半。如何可賞。既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去三十定。賣菜者實拾得十五定。聶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定。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諭失者曰。爾所失三十

定。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

答刺罕

至順間。余與友人送殯。見其銘旌云。答刺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書答刺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答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時。引大軍至黃河。無舟可渡。遂駐軍。夜夢一老曰。汝要過河。無船。當隨我來。引之過去。隨至岸邊。指視曰。此處可往。遂以物記其岸。及明日至其處。躊躇間。有一人曰。此處可往。想其夢。遂疑其說。上曰。你可先往。我當隨之。其人乃先行。大軍自後從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淺。可渡。既平定。上欲賞其功。其人曰。我富貴皆不願。但得自在足矣。遂書之爲答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養之。今其子孫尙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應中甫

應中甫。錢唐人。壯年篤志學道。得請仙降筆法。甚驗。每在杭州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過數日。欲設祭將之。供適無錢。降仙告歸。不許。漫以借錢叩之。乃允。降筆云。適有壑翁平章。卽賈似道。在此。可立約借汝。遂寫契以

金紙甲馬同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此處掘之。可得二人。遂買舟過湖。至其所不見。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曰：大仙果有此錢。則當引而去之。祝畢。其瓦卽有動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隨其所往。行至樹西。靜視之。果有長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許。唯見籠石屑數塊。餘無他物。因再祝曰：恐此卽是瓦。卓地應之。遂持以回復。叩仙曰：此石當何爲之。仙書曰：當用爐作汁。二人因借爐投石鍊之。少頃。聞爐中如淬水聲。視之。則溜汁下。爐取出。皆白銀也。往三橋銀鋪。貨得鈔三十兩。以爲祭物。用數月後。因別事。忽仙書云：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有元約。可向爐中取之。如言而往。爐中撥其灰。則元約止。燒去。上下空紙。有字者俱在。豈謂無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鑠。爲人敦篤。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所傳乃劉千和尚之派。每欲以此事教人。非忠孝者不傳。不得其人。遂無傳焉。卒於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張梅逸

至正七年。余至鶴砂訪舊。館於草堂張梅逸之家。因勸

問梅逸去年得疾之由。後服何劑而愈。曰：始因氣而得之。方當危困之際。忽於清旦。似夢非夢。有神語之曰：一聞異事。其病立差。次日。偕僧門僧來問疾。語及塲前龍降一事。極其異常。聞之。矍然疾乃如失。予因問所以。異有鄉中豪強之家。平日特富。凌貧。靡所不爲。累挾官勢。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有佃戶來訴。作商爲人所負。欲報之。其主因呼場吏。欲誣以在逃竈戶。藏於其家。而擠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陰隲事不允。固啗以利。吏亦不從。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之。吏不得已。許以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於豪強之家。凡廳堂所有床椅窗戶。皆自相奮擊。一無完者。攝一舟。決頤如口。銜於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脫。訟者之舟。攝覆平地。謀訟者壓折左肱。幾死。龍所過之地。作善之家。分毫無犯。凡平日之強梁者。多破產焉。豪強尋亦遭訟。今漸費蕩。嗚呼。龍之有神。古所聞也。龍能彰善。瘴惡。古所未聞也。愚民自以爲天道冥冥。今觀斯事。神豈遠乎哉。聞之者足以爲戒也。

顧壽五妻



松江府下砂場第四窳鹽丁顧壽五妻王氏始笄。適顧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復有孕。及期臨蓐。七日不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長。每囑之家人曰。我死後。焚我勿待盡。必取腹中物視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動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果取物視之。則胞帶纏束甚緊。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如鐵之堅。計之懷胎四十年矣。其婦甲戌生。死年七十有七。

揭曼碩

元統間。革去羣玉內司。併入藝文監。通掌其事。監官依怯薛日數。更直於奎章閣。蓋羣玉內司所管寶玩。貯於閣內。時揭曼碩爲藝文監丞。寓居大都雙橋北。程雪樓承旨故廡。到閣中相去十數里之遙。揭公無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爲言。一日。揭公爲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慢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閣下。忽傳太后懿旨。問閣中有誰復奏有揭監丞。再問莫非先帝時揭先生耶。遂賜酒焉。又一日。再問是某。以古玉圖書一令辨之。詳注其文而進。亦賜酒焉。是時閣下悄然。餘者皆是應故事而已。多有

累怯薛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終日而散。後十餘年。予歸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談舊事。屢及此者。莫不以長厚老成稱之。余觀歸田錄。載樞密王疇之妻梅鼎臣女也。景德初。夫人入朝。德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揭公之際遇。尤可尙矣。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居錢塘。挾預知之術。遊食於諸公之門。一日居佑聖觀。陳提點房。陳叩以明日飲食之事。答曰。寫了不可看。陳俟其出。乃竊視之。書云。來日羊肉白麵。老夫亦與其列。適有人送活鯽魚者。陳囑僕明日以魚爲食。諸物不用。至五更鐘末。住持吳月泉遣人招陳來。方丈相陪高顯卿參政。蓋高公避生日也。陳爲吳言房中有活魚。取來下飯。高曰。我都准備了也。諸物皆不用。陳自念龍之語有驗。因及龍廣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識之。可請同坐。是日羊肉白麵亦與其列。皆應其說。嘗自言我已一百八歲。故貫酸齋贊其象云。有客名廣寒。自號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歲。以此戲之。卒於

延祐末年嘗聞先父樞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風角鳥占之術名聞賈秋壑一日賈招之叩以來日飲食之事富寫而封之明日賈作宴於西河舟中至晚賈行立於船頭自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座客廖瑩中乃言此時日已暮可以富所書觀之折封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余按蔣口口逸史載李宗回食五般餛飩李栖筠食兩拌糕糜二十碗橘皮湯之事相同萬事莫非前定也歎

隱居通議

劉壘

目擊三怪

神怪之事吾素不信但卽今數事乃我目擊而身親者殊未有以自解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傳宋咸平辛丑歲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開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木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爲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道者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竅長盈尺闊數寸中虛而枝葉茂冷道者兀坐故猶也心竊怪之越寶

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仆而冷道者猶兀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此不可解者一也豐之軍山險峻倚天號江南絕頂上有石室祠浮丘王郭三真君曰三仙禱祀者歸焉時見雲霧滃鬱中有光如日暈大如車輪鄉人稱曰圓光光中見三仙冠服貌像隱隱可辨其飛行翕忽或升或沈頃刻不見此不可解者二也咸淳癸酉歲余家盱城中聞南豐母舅家爲鬼所侮每當昏時有聲歎然於屋前後或窗櫺或庖漏環繞而鳴老幼皆縮頸滅燭噤不敢聲達旦乃已明日復然爲是者踰半年已而於氏病且死予聞訃往弔將就寢忽聞鬼聲去臥榻三五尺去地僅二尺且行且鳴予叱之不止已而其聲或遠或近予亦困且睡矣禮畢余過反盱城後乃聞其聲漸息而舅家亦遷別居越三載北兵薄盱城下予奉親還南豐無所於居因假舅氏舊館寓焉則昔之鬼聲無聞矣每獨坐至夜分亦汔寂然未幾此屋遭兵燬蕩盡然當時何其怪也此不可解者三也神鬼有無當必有知者今紀目擊身親者如此

醮筵神語

神怪窈冥之事。知道者不言。且不信。謂其害道也。然亦有不可以理曉者。如洪都之鐵柱。上清之仙巖。軍峯之圓光。西湖之飛來峯。與夫廬阜天池。則見普賢天燈。西蜀峨眉。則見文殊天燈。皆彰彰在人目。烏得以爲誣耶。豈古亦有之。特智者不言歟。怪力亂神。夫子不語耳。而不曰無也。然佛法自漢方入中國。則廬山峨眉之天鏡。其亦古有之歟。抑山嶽鍾靈。光景異常。而後之佞佛者。遷就以神其教歟。予又聞長老言。州西門石背。有王姓家。建大醮。醮之夜。有神空中語云。醮事甚虔。但作羊屎臭爾。或以告之王。王甚不滿。窮詰其故。乃是日炊齋而薪不足。急毀羊圈木足之。王由是震懼。欲重建醮。累歲齋潔。疲精竭誠。雖麩麥亦別畦。以種不加糞穢。復建醮事。至中夜。忽見馬靈官。自虛空降入醮筵。巡行一徧。謂王曰。上帝念汝至誠。遣吾一視。俄去不見。又聞鄉里前街汪姓者。因田地事。建大醮。其館客譔青詞。有曰。茫茫九土。盡入吾疆。醮之夜。館客坐於門。彷彿見大街一將吏乘馬自東來。至前曰。茫茫九土。是何等語。手攬其面。

俄不見。客自是頭不正。由是觀之。則此事真不無邪。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以鬼神對禮樂而言。其真有邪。要之識者不必詰。有無唯當修身謹行。孝弟忠信。以無媿對越而已。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守荆門日。罷設上元醮。有榜文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嗚呼。盡之矣。

天師退潮

宋理宗時。浙江潮溢。犯杭都。久不退。朝野危之。有旨召天師卻潮。時三十五代天師。則觀妙真人可大也。既至而潮退。理宗大喜。加封賜贖甚侈。聞之。是年實以四月十三日策功。今大德二年戊戌歲。春潮犯鹽官州。漫溢百餘里。所損不可勝計。漸逼城市。久之不退。父老援宋事。請於江浙行省。宜迎天師退潮。今三十八代天師。則凝神廣教真人與材也。省命父老來迎。且奏聞於朝。使者至。真人以其禮聘不莊。汔不爲動。卒辭行。而遣宮中道士持鐵符往治之。既至鹽官州。行李叢雜。姑以鐵符插水濱。忽波濤洶湧。若有神護之者。道士喜。乃易法服。持符登舟。衆人羣擁聚觀。簇立堤岸。遙見彷彿有金甲。

神者立於空中。道士行法。擲鐵符。符躍波面者數回。而後沈沒。頃之天色晦冥。霹靂一聲。越數日。乃見於別處。擁起沙堆十數里。於其上得一物。似龍大如車輪。介而三足。蓋所謂龍也。取而剖其半。入朝。以其半入上清宮。表顯其事。方道士行後。朝命奉御偕某官來。真人以君命乃行。亦四月十三日。人皆異之。真人至行省。而妖已除。乃作醮事。又築堤建祖師正一真君殿以鎮之。

真臘風土記

周達觀

產婦

番婦產後。卽作熱飯。抹之以鹽。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卽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怪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卽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卽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人矣。

室女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官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直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家豐儉。所以貧人家。至於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旣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鄰。門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於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旣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於其中。一則僧坐



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鄰各點於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輜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於房外。任其所之。無復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爲恥。亦不以爲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祇

許於樓下坐臥。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己馳。主母爲米巴。馳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略不敢動。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日不肯與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於有姪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必於面刺以青。或於項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於臂腿間者。

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却有一項可取。且如人家失

物。疑此人爲盜。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  
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  
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  
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  
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  
或身上生瘡癩。或咳嗽熱證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  
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地之靈。有如此也。

### 澡浴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一  
二次。初無浴室。孟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兩三  
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則  
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迴避之。如  
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  
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漂洗  
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以千數。  
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畧不以爲恥。自踵至頂。皆得而見。  
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  
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

日出則復溫矣。

### 青樓集

張怡雲

黃某名聞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  
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  
牧菴閣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  
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  
丞上馬。史於是屏驪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  
之居。姚與閣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  
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  
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  
取銀二錠。酌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  
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  
貴人樽俎。姚閣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閣曰。怡  
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  
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  
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順時秀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囑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樊事真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於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

以酒酌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劊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旣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篋。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歎好如初。好事者編爲雜劇。曰樊事真金篋刺目行於世。

王巧兒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半。商欲就寢。王搯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旣五鼓。陳宿搆忽刺罕赤。闔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送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

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張玉蓮

張玉蓮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搆博盡解。笑談疊疊。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卽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班。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顰。容色尙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汪憐憐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湏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湏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湏沒。汪髣髴爲尼。公卿士大夫多訪之。汪汨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李真童

李真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卽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載。達秩滿赴部。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般般醜

般般醜。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湖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卽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劉婆惜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

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尙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敷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善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閹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尙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吳中舊事

陸友仁

潘兌

潘兌。字說之。吳人。事徽宗爲侍從。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時郡民朱勗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勗護喪歸葬。鄉

閭傾城出迎。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勗欲得之。乃修敬於潘。潘杜門不納。勗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勞。潘一切拒之。勗歸京師。果懇於上。御筆奪之。已而又詠御史譴之以罪。而褫潘之職。雖抑之於一時。而吳人至今稱之。

姑蘇李璋

姑蘇李璋。敏於戲調。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適李坐其傍。旣進食。璋視主人之前。煎鮭魚特大於衆客。璋卽請主人曰。璋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右邊。是合在左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璋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權移過右邊如何。一坐輟飯而笑。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題游處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璋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畢良史

畢良史。字少董。一字伯瑞。東平人。丞相文簡公五世孫。風度凝遠。少遊京師。四舉禮部不中。出入貴人之間。遭

亂南渡。僑寓興國軍。江西漕蔣璩喜其曉辨博洽。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博古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能辨其真僞者。得良史甚悅。月給餐錢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爲門客。又得束修百餘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輒盡。用族人恩澤。補上州文學。紹興中。爲東京留守屬官。推知東明縣。東京再陷。卽罷。從事留北境三年。著春秋正辭論語探古。有宋城哲夫。李師微。願良。執經師之。宋執一卷書背立且讀。且止。李執一卷書。向其師若有問者。而良史坐一榻上。後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間。良史之季子也。女奴之鬻者曰孫壽冠者曰馬惠真。好事者寫爲繙經圖。陷北境時。嘗揭衣走間道。卽以蠅書上之。泗上繼好。勅隨蕭誼以歸。歸日進所著書。改秩陞朝。後以直敷文閣。知盱眙軍。以卒。子希文。希旦。至今子孫多居吳中云。

拊掌錄

自號飄然子 闕名

王祚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

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臙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戲言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畱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泰伯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張文潛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倍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

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體貌大臣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堂大笑。

許義方妻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闕。羣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羣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大小鬚孫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

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髻爲別吏曰皆髻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髻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髻孫學士巨源爲小髻孫學士

士人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闈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尙闈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闈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西字臉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樓頭西字臉恐官家

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宜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沒字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如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尙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燻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

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齎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駭。

安鴻漸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寤，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輟耕錄

相術

陶宗儀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嫺戚，屈來司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過遠，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爲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賢妻致貴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視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篋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襪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

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疋償元。齎鍰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資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卽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幕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

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卽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近色不亂

維楊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旣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迺遲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納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托之意矣。遂相與痛

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於懷。至曉不爲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爲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勤釘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慙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清風堂屍迹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閩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爲官勢豪奪。

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勛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尸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卽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略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爲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耶。此理殆不可曉。

鬼賊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卽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二十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

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甕火內。旣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齋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秦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賊云。余親聞秦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卽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脈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爲勝。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蒼鬱。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略。中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檐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

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迺運從洞中去。里人以爲怪。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勢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流離他處。識者以爲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幼時尙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絕無有也。

### 奚奴温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畧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旣而每日并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皆爲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



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爲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字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爲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髻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旣而命寓他所。遣媒約行。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弟姊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

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遊子弟輩。聞得遺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蛟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嚼枯藤。鶩鵝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尙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氏。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

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眞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於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尙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

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卽除。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貴壽夭。有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爲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感。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爲輕生如此。答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烟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問。顯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旣而主

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答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遊。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痼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遣卽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從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

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飫醢。酣咏叫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卽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愾邪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惟以鈞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古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旣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錮殺之。初甚秘。守闈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

少汗。尙昏潰困頓。左右扶翼擡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尙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於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愼邪。使國家之柱石。隕於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旣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尙何言。尙何言。繼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諡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栝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 女奴義烈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

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刃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吾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吾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母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吾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餽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 鬼室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象。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皮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於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

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若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眞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窗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絲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絲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劉纔及顏室。眞眞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旣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觀其隙。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金鏡刺肉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

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鏡刺嚙肉將入口。門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鏡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領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鏡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貓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貞烈墓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隨行。旣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於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

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性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吾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尙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尙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吾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吾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旣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饑寒。吾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以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旣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

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 陰德延壽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卽戒程。時八月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篋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



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幽園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并詹事類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而類在東宮爲近侍。故哈黨類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旣而入中書。又虞類來其權不顯。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爲御史大夫。類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類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類一字之異耳。服勞執事。得類意。類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隍廟。轉發嶽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

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園。見哈兄弟括髮關械。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卽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高麗氏守節

中書平章闊闔夕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適。正室子拜馬朵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爲奏聞。奉旨命拜馬朵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爲尼。伯顏怒。以爲故違聖旨。拜奏命省臺。泊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命惟謹。鍛鍊備極慘酷。時國公闔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

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爲言於伯顏之前。宛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 碧珠示識

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鐘。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卽投液中。鐘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采明發。不以灼毀。萬目驚觀。歡嘆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識。

### 禽戲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旣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

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鰕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敷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 算命得子

稿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同坐者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鬻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

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二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日誠悍妬。至是見夫無鬪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於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而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大宴。李所以餽獻千戶。并其妻子僕妾之物甚修。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爲己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爲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答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已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攜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猴盜

夏雪蕤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感其酒肴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既而縱使周旋席間。忽番語遣之。俄捧一碟。至復番語詈之。卽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攜一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款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屬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搗殺之。

田夫人

劉公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卽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過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盜有道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中窺見之。美髯鬚。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翼旦。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大醉歸。倒於門

外。主人扶掖登樓而臥。須臾嘔吐。狼藉滿地。至二更。開樓窗。綠房簷進。府內脚履尺餘。木綬而帶。優人假髯。既得物。直攜至江頭。置於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邏者至。察其人。酒尙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略無髯鬚。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攜所盜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鬼爺爺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至窮窶。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爲。遂出齊化門。求一死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吏處習學書寫。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而成。凡歷俸數拾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娶妻妾。生子育女。爲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觀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卽使祭獻。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

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裝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有，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真偽。及禮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段子下，開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賃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爲汝遣之。乃以桃樹上砍取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槌，一槌便以槌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余友也。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盜黃華起，政和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軍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爲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爲河南行。旣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爲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抵鵞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旣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旣寤，言猶在耳，益喜。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訪其母在焉。旣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有徵矣。留別蓋半月，具舟奉母南歸。

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歌傳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爲比。會稽韓莊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於世。

在田錄

張定

高皇

高皇。鳳陽泗洲人。居鍾離鄉。上皇以賣腐爲生。皇覺寺一寺僧衆。爭來買之。遂爲主顧。生太祖之夕。鄉里中。只聞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啓戶視之。但見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於是夜夢上皇屋上火發。煙焰冲天。空中見一人。擊金椎而下。彬遂覺。至晨候上皇來。欲語之上皇不來。歇月餘。挑腐而至。彬疑其有病。一見卽問何故。一月不來。莫非有恙。上皇曰。非病。某於某夜得一小男。恐不淨。故弗敢來。彬遂言其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爲長老弟子。我之願也。

龔起雜事

楊儀

芝蔴李

芝蔴李之遁也。髡髮爲頭陀僧。及天下既定。遊徐之永

固河。河上有留連亭。李徘徊久之。乃題一筆云。憶昔曾爲海上豪。臙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暫分陳總管。彼盱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無常在戰袍著。盡又方袍三款投筆而出。乃有一翁方且以舟艤岸。見李發歎。問其故。李泣下。請曰。我卽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蹤緇流。暫免鋒鏑。而功名不就。鄉舊何存。是以不能不悲耳。此翁亦淚流不止。自陳其由。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詭姓名。作渡於此。二人沽村酒酌之。話昔日之強梁。傷今日之狼狽。聞者爲之感歎。

方谷琛

方谷琛起兵時。嘗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谷琛不別而去。必達意珍復來。乃題句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遂攜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珍果來。恨不先殺之。焚其廬而去。後谷琛事不成。爲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嗚呼晚



矣。乃投水死。

龍興慈記

王文祿

聖祖兒戲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幅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尾插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真以爲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十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十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聖祖立於仆碑。跣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系曰。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矣。

擊門錘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錘。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也。不可不救。曰。請

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明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牙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卽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爲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卽上賜也。系曰。篤生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辭減祿米。以減括蒼耗稅也。聖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輕議哉。

常開平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矣。至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耶。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聖上憐臣。賜二宮女。恩莫大也。今若此。有孤聖恩。萬死莫贖。故連日驚憂。聖祖大笑曰。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外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

功臣。上寫曰：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癩痢。又有無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聖祖求養。聖祖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著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細事，垂戒無窮。

東明記

建文

王泌

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驕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認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卽書云：告狀人姓某，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僞不可知，卽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爲？曰：吾老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上令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

爲問吳誠在否。衆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者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樹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

遜國記

河西傭

闕名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金陵，卽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悶悶不答。傭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言。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畱都官去，乃還。有問畱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

謝囑曰。我死無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藥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郊外農談

闕名

陳澹然

澹然陳公。以南京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

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公達其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士大夫蓋高其風節云。

魏國公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遇春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魏國寬仁長者。素得左右心。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於江上。魏國堅臥舟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

沂陽日記

闕名

喬白巖

武皇南征。駐蹕畱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倖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喬公白巖。時爲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於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又虞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於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猝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而長。視彼小甚。易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

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又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公閉門不納。是夜武皇宿於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大駕。其以死衛社稷者矣。

西墅雜記

楊穆

王謝相較

江西南昌府王謝二氏。相傳故族。謝氏雖富。而王氏則族衆。嘗相較。無已。一日王俟謝族聚飲。泊家衆數百人。積薪環謝居而焚之。悉攘其屋。謝一孽子。方數歲。焰隙間。潛草莽。又爲王所獲。子給爲買奴。乞憐。王乃收爲掌門。及長。頗解書算。善料理。王悅之。而配以己女。產均析之。其子後生兒孫。甚衍。有名得仁者。仕嘉興。推府有仁政。民皆仰之。得仁生一藥。狀元及第。始復前姓。謝氏多顯。而王氏無聞焉。

胡希顏打鬼

希顏。城西人家。於鄉厲壇後。其人耽酒。無醒日。成化秋。夜被醉。自外歸。見偉丈夫三四人。皆長踰屋簷。齊力來

扑胡。胡但望其家急趨。握門關而出。大恚。曰。何鬼物敢來扑我。我何畏耶。視至壇側。見如前長者益多。將十七八輩。羣立其地。胡怒。兼運亂石擊之。鬼悉奔竄。或入河。或穿巷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胡乃返舍。

梓人斲鎮

梓人斲鎮。蓋同出於巫蠱呪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余同里莫氏。故家也。其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禳之。弗驗。他日轉售於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力也。又皐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以風雨敗其垣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磚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最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如之一日。春敵而緝之。於椽間得一木人。爲一女子。在三四男子勾引。淫褻。急去之。帷箔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可殫言。聞凡梓人家。傳未有不造斲鎮者。苟不施於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爲之。此則營造所當知也。

代醉編

張鼎思

前身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旣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

奇節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番婦自南來尋故夫。并勸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倘窺窬不爲盜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艾子後語

陸灼

凍兒謠諫

艾子有孫年十許。慵劣不學。每加撻楚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恒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旦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大言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哑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苾義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賴苾義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穩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於旻天。余手爲拭淚。教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

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予龍醢一鬯。余誤食之。於今口尚腥臭。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蓂綠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回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竭傅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於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效當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東隣老姥。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曾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乃叱而赦之。

米言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隣少年。李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

夫也。奈何。少年願問有屬乎。妻曰。此無屬。有寶乎。妻曰。此無寶。然則安出。妻曰。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納季。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舉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於晉。今米言於燕乎。

病忘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於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雪濤小說

江盈科

妄心

見卯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鷄。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犝。犝復生犝。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犝所生者。又復生犝。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



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卽見在者且屬諸幻。况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鷄卵之人乎。

### 戒性急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筯夾雞子。雞子不受筯。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蹂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蹂。述乃就地手取。置口中嚼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鐮剔指。鐮墜地。就地取之。持觸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卽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驚作擊狀。伺其怒定。乃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扶之。噫。此兩公事。言之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鐮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卽我怒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幾能克己者哉。

###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人情艷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佛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聞里閭惡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艷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不服。

### 心高

余郡迤西三十里。有河洑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

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持井所出泉應酷者比夙釀更佳酷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猪無糟耳道士笑題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猪無糟題訖去自是非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人心羶慕非名卽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人哉

雪濤談叢

江盈科

冤獄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司備加考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無以應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繫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

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繫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嗚呼仁哉

談言

江盈科

武恭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竇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

應諧錄

劉元卿

萬字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乎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

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召。朋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卽詵詵自矜有得。殆類是已。

### 貓說

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於人曰。虎貓。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貓。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倏散之。雲故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牆。斯足蔽矣。風其如牆何。名之曰牆貓。可。又客說之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墻。斯圯矣。墻又爲鼠何。卽名曰鼠貓。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卽貓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 性急

子暉子與友連牀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甚熾。子暉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慨曰。適

有一事。欲以奉告。詎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若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子暉子復謙讓如初。至再三。乃始遂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子暉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園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園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垆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棚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園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苦者。類此也夫。

### 權子

耿定向

志學

昔文恭羅先生遊楚。楚士有就而受學者。先生曰。讜蔽也久矣。世不省學爲何事。曾有人士。欲道學之聲。而慕學之者。日行道上。賓賓張拱。跬步不踰繩矩。久之。覺懣呼從者。願後有行人否。後者曰。無乃弛恭率意以趨。其一人足恭緩步如之。偶驟雨至。疾趨里許。忽自悔曰。吾失足容矣。過不憚改可也。乃冒雨還始趨處。紆徐更步過焉。夫由前言之。作輟以人僞也。由後言之。則迂甚矣。志學者須祛此二障而後可。

測字

宋季有謝石者。善測字。高宗微行遇之。書一問字。令測石思曰。左看似君。右看亦似君。殆非凡人耶。疑信間。請再書一字。高宗以杖卽地畫一字。石曰。土上加一。王也。是吾君王乎。遂拜伏。高宗旣歸。招而官之。後秦檜當國時。高宗書一春字。命測之。其上半體墨重。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檜聞而銜之。中以危法。編管遠州。道遇一老人於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一謝字。求測。老人曰。子於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令更書以下所終。石

書一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遇皮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故云。石大欽服。請老人作字。測爲何如。老人曰。卽以我爲字可也。石曰。夫人而立山榜。子殆仙哉。乃下拜。願執弟子禮。請益曰。吾術似無減先生。殆先生襄然仙矣。而吾茲不免塵網。何也。老人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

家語

吳中有一老故微而窶。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子釣蛙。季子謳采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宰饒於貲。須更業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耦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子對曰。哩哩蓮華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子對曰。綠楊樹下釣青蛙。卒試長子云。九重殿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子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咤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家語也。

三聯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  
駭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偵令出視事。未時  
令方釋圓領袍服。襟襖據案而坐。駭子從門屏遙觀。一  
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  
譙曰。豈有是哉。駭子曰。吾觀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  
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帷爲女裙。而因以襟襖  
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篆。駭吏直入守  
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駭吏啓戶搖手。屬夫人授篆。夫人  
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扑之。駭吏起拊其髀。恚曰。是  
何人家。卽犬無一吠者耶。其一直郡筦庫。郡守退食。駭  
子從旁睨之。出大詫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  
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

先進遺風

耿定向

楊文懿公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識洗馬。日  
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  
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夫固宜然。

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蹠而起。居  
丞乃睨御史不見。蒲伏塔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  
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  
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閹人辭曰。適聞弔陸尙書  
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迎。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其子主事  
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  
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  
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  
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  
久。乃以自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王莊毅公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  
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  
使祇候於江濟。具餼致懇。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  
爲醢醬也。旣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藉以紓夙恨云。乃  
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  
揮乃逃遁。還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  
人有仇指揮者。踪跡其所在。執而訟之。於公公竟不較。

前悔。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評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於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之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枝山前聞

祝允明

沈孝子

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隱君初不爲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整理之。擊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殊意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之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詫。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爲而爲。可謂真孝矣。

片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如此。而子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攜

其貨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

猥談

祝允明

智者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者某多智數。官延訪之。着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着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着曰。不是者。箇老子。官曰。正是者。箇老子。着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卽

叱之退曰。者蠢物。尙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

### 無故之死

人死有輕於鴻毛。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大抵官府最多。漫記二事。京師人產兒一頭兩身。棄諸野。一丐取示人以乞錢。俄頃觀者牆立。聞傳於邏廠中人。白於內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更恐其擾攘也。逐之。丐持孩去。明日內旨取看。火甲竟丐與兒皆亡矣。懼卽自經。家獨一妻。懼追捕。亦縊一戶。遂絕。又二人遇於途。甲沈醉。乙半酣。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見之。亟白於官。時已暮。姑以葦蓆四懸障屍。衆寢衛於外。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故潛起而逸。歸家。已大醒。謂其妻甲毆我。明當訟之。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賕棄屍。筮楚之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於郊。一人醉而來。衆前撲殺之。昇入葦室。乙詣甲。喧將訟之。甲與飲。納之賄。乃釋。甲復思昔者所由。固知爲我殺人。今若此。曷不白之官。因邀乙往首實。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棄市。若漕卒牽夫公役輩。無故之死。又尋常事耳。

### 語怪

#### 重書走無常

酆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以問邑博熊君。君卽酆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爲常。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逮繁。尤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事訖卽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來爲酆都令。下車。左右請謁酆都觀。觀在酆都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草木蔚密。觀奠其陽。殊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宮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卽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彼者。初蒞政。亦必度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尤和初至。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尙有於謁禱邪。然固當一往視之。然後毀除。卽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

### 祝允明



怒比入危級甚遙。入中門。廣庭脩廡。堂殿宏麗。尤略無瞻揖之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宇。皆視之逼。返駕言伺。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轎而僵。尤蹴開。顧左右。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怒。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弛此風。妄云云者。應加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自起問之。可驗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卽死矣。奈何。尤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曰。望公姑任之。伺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攝尤睦。文牒已具。卽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蓋睦卽其弟也。因扣其里門。何似童述之。卽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邪。曰。其家有犬。瘕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噉。輒退。後乘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瘕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卽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

沮。知爲其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逮。同趨徑歸於鄴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既至後。不與我事。卽俾我返。然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人訊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謝且欲加整飾宮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麗。特其外無坊表之建。綽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諸暗。弊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鑿之石立觀中。以示未信。今猶存焉。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壻。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於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爲護衆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著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

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卽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踏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臆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

### 常熟女遇鬼

常熟一中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旣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聞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動心。目應之。旣而轉比。密遂

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可託暴疾。遽入房。我當隨以入。女又諾之。旣入門。聲疾痛。逕趨內寢。少年已躡踵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旣少年卽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粧束。出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扣之始諱。旣而少年屢至。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知爲妖。亦無以卻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是還往數歲。跡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不知後終何如。時弘治末所聞也。

###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塘。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八字。久之至歧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卽牆頭女也。正相逐而來。少年驚問之。

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爾自忘之。今日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之歡。爾何以驚爲。少年曰。汝何自知音。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蓋適尾其同輩行。得之諸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感偕行至家。其家有翁媪。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鑰其戶。速歸不喚翁媪。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寤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諦翫之。殊倍媚。嬌新粧濃艷。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媪已寢。子將往。鑿室取飲食。女言無須往。我已挈之來矣。卽從案上取一盒。子啓之中。有熟雞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殺藏猶熱也。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斬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將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旣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媪云。而子必誘致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及二老奈何。翁媪因候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媪愛子。甚不驚之。明日呼子語之。戒諭之曰。吾不忍聞於官。令汝獲罪。汝宜速拒絕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當忍情執以聞矣。子

不敢諱。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絕之。而牽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知之。殊不畏避。翁媪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展轉達於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俟訊鞫。卽自承伏云云。然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祟。非人也不下刑篋。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迎謂曰。汝何忍欲綴吾衣邪。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卽付之。翌日復於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裾。子之剪歸。女復迎接。怒曰。奈何又欲剪吾衣裾。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予之。又復於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其家。女已在室知之。時方晴。倏忽大雨作。衆不可前。乃返命於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以取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翻盆而下。雷火轟擊。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白然則任之。呼子問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綵色。子具言如是如是。其外內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卽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衾畔。不暫

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如常時。吾自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邪。公亦何乖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欲罵之。遽起入內。急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其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攢諸桃園中。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妻云云。其當是吾女耶。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應之。旣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三百輩護行。守與羣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卽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窻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卽斲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蓋守知

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殢。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概。一二詞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琰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券浮。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頃。盒浮。起視之。兒活於中。無恙。蓋神鑒其誠。閔而貸其債也。盒外溼而內中故乾。其他類此故多。

### 異林

徐禎卿

###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推無

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殫詰。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親詳其事。故疏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未期。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答云。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旆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綵衣。踴躍畢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答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答。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鋸。即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即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廢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賞識一黃

生。閩中人也。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予今坎珂。吾當代卜。即見復也。玄敬喜諾。即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嗟峨高。生未省諭。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邵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即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為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嗟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并有山文。高本貫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或然。今何公為南大司馬。玄敬為庫部。其言益驗矣。周某。閩人也。為常山縣學官。仕既不達。又復無子。以是怏怏。求禱於神。即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既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即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為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

其占矣。

飲客

會公。梁。偉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備置。應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桶中。乃邀公飲。竟日。桶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輿。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羸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旦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惛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脈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永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須臾。鼻竅綿綿。微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翦勝野聞

徐禎卿

徐太傅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頽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杖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關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關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願弗爲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願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國子監生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過國子監。監生某者。入酒坊。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爾。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惟供土神。凡尙餘空。帝揣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府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

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嬰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己意。其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相別而去。生不知其爲帝也。明日忽移名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帝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汝欲登臺端乎。遂命除爲按察使。秣陵民家至今供司土神於地。本此。

乾繫

僞周主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市井中童謠曰。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繫後國事。既去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劔其腸而懸之。至成枯腊。蓋三人皆元戚機臣。其殘膏積侈。敗國喪家。帝特惡焉。故極於此典。

唐之淳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曾爲草露布。帝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論。旨械繫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之門。告使者止。

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斂屍。姑乃大慟之。行次東華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崇崇傳易。數遞始至便殿。膏燈煌耀。帝座閱書之淳俯首庭下。帝問曰。是汝草露布耶。淳對曰。臣味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淳叩首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卽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帝令中侍續報。定畢。乃上之。遙望燭影下。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姑尙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庭謁。帝問曰。汝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卽日命嗣父官。

陶學士安妻

陶學士安。既歿。其子尋以事見僂。家人四十餘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可控訴。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媼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也。帝泣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慙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



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溝壑。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今卽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汝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幽怪錄

田汝成

五通神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凜凜。乎有搖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挽。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繳。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

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日。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臯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卽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真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僞牒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嫚。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泥孩兒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駕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壓被孩兒。歸至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假隨。及覺不

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遣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歷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趙源再世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似道舊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環。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咲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且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

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委巷叢談

田汝成

南渡諸將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也。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紹興間。內宴有

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蕪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咲。倭最多。貲故譏之。

見聞紀訓

陳良謨

因愚脫禍

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登舟。剛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濟之于危。以自利。卽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楊老

朱筆峯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師之父楊

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于街石上。鏗然一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僞。徑去。楊老隨而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燻酒間。忽鄰貓突跳釜上。媳以杖撲貓。貓竟銜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嚮化爲蚓。似可怪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薄命之人哉。

金臺紀聞

陸深

金華戴元禮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醇應不問。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磨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扣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

胡可以弗謹哉。

袁海叟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國初詩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為御史。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宮釋之者。心之慈。太祖怒。以為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曰。風疾當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為動。以為蹋葦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鱷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起為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為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為凱誠風矣。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猪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為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震紀澤聞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為山東布政使。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擊其城。將破。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文皇從之。既即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為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仁宗即位。赦出之。皆嫁朝士。二女為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粧鏡。雨淚空流溼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筍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莘野纂聞

終南勇士

伍餘福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怪。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

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具告以失路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駒陰冗記

闌莊

鄭唐恢謔

三山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謔。有老人寫真乞題。唐索飲。題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有隸卒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其人大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傑頭簪野雉毛。其人悔恨。後以恢謔黜儒爲吏。口占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繆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聞者絕倒。嘗爲州長書門聯云。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敬。

土地夫人

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徹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懼喜。土地曠。既暮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

識盜免禍

蘭陽處士邱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佯落簪。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邱公也。人服邱之智。

南翁夢錄

黎澄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視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衆。鄰

里倉皇罔措。奉曉語其父母。不可隨人奔忙。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飯畢持一短刀。俗呼爲斫刀者。伐木爲兵。直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鄰邑被虜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畝。奉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爲界。許之。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爲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爲先鋒。以十餘人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於家。

中洲野錄

程文憲

梅谷化妻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夜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卽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蘇談

楊循吉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遂爲命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親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爲之辭。而不獲。因怒曰。若強吾作。須死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操觚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役氣。特甚。又况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味。苟非沛然有餘之

才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吳中故語

楊循吉

太傅收城

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頗以仁厚有稱於其下。開賓賢館。以禮羈寓。一時士人被難。擇地視東南。若歸。自是稍能羅致名客。如張思廉。陳惟允。周伯琦輩。皆在焉。及大朝行弔伐之誅。羣雄稽顙。而士誠獨後至。勤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衛。天下笑之。當是時。太傅中山武寧王實爲元帥。以長圍圍城。城中被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草以食。於時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至亡沒。士誠聚尸焚於城內。烟焰不絕。哀號動地。武寧圍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蓋龜形也。六處同攻。則愈堅耳。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之。乃可破也。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者亦密遣人至軍前納款。武寧王乃引兵從闔門入。士誠募勇士十人。號曰十條龍者。皆執大杖出戰。死焉。武寧乃入。不戮一人。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後。三歲小兒亦當斫爲三段。時信國引兵從葑門入。遇城中士

女必處以軍法。武寧聞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者斬。信國軍乃止。士誠聞城破。其母作淮音語士誠曰。我兒敗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誠乃悉驅其骨肉登齊雲樓。縱火焚之。而已獨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縛。俘至都下。李司徒者得以鼓樂迎導。遊城三日。意謂必得重賞。乃竟正丁公之戮焉。李司徒故宅。今吳縣學宮是也。其墓在九龍塢。亦被發掘久矣。初葑門以信國之入。至今百載。人猶蕭然。武寧入闔門。故今民物繁庶。餘門皆不及也。迹士誠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蘇。觀其在故元時。貢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吳越錢俶王之獻士。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爲張王云。

魏守改郡治

蘇州郡。衛自來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稱國。遂以爲宮。頗爲壯麗。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門內。乃遷衙居焉。及士誠被俘。悉縱煨烙。爲瓦礫荒墟。方版圖始收。茲地。高皇擇一守。未愜。蒲圻魏公觀方以國子祭酒致仕。將歸。上親宴餞於便殿。得平蘇之報。因酌酒留之。曰。蘇州新定。煩



卿往治蒲圻。遂領蘇州。時高太史李廸。方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太史由是避匿田里。絕不入城。然蒲圻愛彼殷勤。竟遂棄寐。告爲忘形之交。然未有驗。蒲圻碩學夙充。性尤仁厚。貴臨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而徙之。正當僞宮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云闔閭所鑿。以游賞者。久已堙塞。蒲圻亦通之。時石列方張。乃爲飛言上聞。云蒲圻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聖慮。乃使一御史張度覘焉。御史至郡。則僞爲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圻以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爲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圻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工遂輟。至今郡治。猶仍都水之舊。僻在西隅。堂宇偏側。不稱前代。儀門下一碑。猶是都水司記。可徵也。而僞吳故基。獨爲耕牧之場。雖小民之家。無敢築室其上者。惟宮門巍然尙存。蒿艾滿目。一望平原而已。然數年之前。猶有拾得箭鏃與金物者。近亦無矣。

嚴都堂剛鯁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况其後乎。

錢障陷楊貢

錢曄常熟之富人也。入貲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曄在焉。衣服鮮美。而語言容止。並復都雅。貢敬之。既去。問得是貲官。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曄之寓舍。在泰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呼角妓數人。供宴。舟載經曄寓。過曄亦方筵客。截而有之。何由是銜曄。至是。每短曄於貢。既深惡曄。得何言益怒。於是。以事收之下府獄。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曄之輩。如劉以則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爲友。見曄敗。有齒寒之懼。各助曄銀五百兩。必欲勝貢。曄家僮奴數百人。多有有智能者。貢之本既發。上道。曄家人隨焉。詐爲附舟者。與齋本吏一路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所奏情罪。辭吏先往。預以本進焉。一一皆破貢所論者也。後三日。貢本始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萊鶴推勘。鄒特欲扶曄。故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曄之在獄。獄囚夜反。知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曄。貢不肯曰。是何得好死獄中。貢意蓋欲顯戮曄。并沒其產也。及鄒既爲曄獄。久未成。曄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乞同提至京理對。於是貢與曄皆就逮北行。初

將朝審時。方嚴寒。曄賂校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與飲。裸凍欲僵。莫能發一語。曄則飲酒披裘。至臨入。始一縛焉。於是貢辭不勝。貢至刑部。尙書某曰。楊知府汝作街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尙何言。初。曄進本。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不言貢。以知府按曄事。但言以都事與知府詰奏事勢相等。又曄與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曄皆爲民。吳人冤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收曄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河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蓋幾千言。語雖鄙。但皆述實也。詞多不載。貢既去郡。貧甚。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近始卽世。曄無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曄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蓋爲江南甲冠。嘗於池中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焉。客既集。則去橋。不得輒去。亭皆四空。嫌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實以土。上種名花。作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鈎

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其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於是深信之。以爲誠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闔者。於是競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汚而出。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汚之。惑者既衆。恆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事。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澂。指揮使謝某坐中軍。李慶爲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爲左道。實未敢爲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鎗田犂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

陣而對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咒。則汝等來者皆死。衛兵惑之。果欲反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在焉。後李慶進本自陳其功。乞遷官。于尚書立案不行。慶爭曰。若如此。則使他日有警。人不肯用心也。于曰。吾杭州人。豈不知此事。僞耶。今一士執一人。遂謂之討叛乎。遂罷。許妖之罪。自是滔天。不容誅矣。然其間田野愚夫。有一時無知相從者。因三人有遷官之心。遂使三百人皆以大肆死。誠何心耶。後文被誅。翁亦縊死。李慶之二子。皆爲盜。死獄中。亦報施之不爽也已。

三學罵王敬

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所至官司。無不望風迎合。任其意剝取財貨。無敢沮者。於是民間凡有衣食之家。悉不自保。惴惴朝夕。又有一種無賴小人。投附其中。悉取富人呈報。或以償其私怨。敬

既恃其權奸。於是大肆厥惡。至及于士類。先在杭州時。使士子錄書。或不如意。則出梵經使鈔之。得賂而止。至蘇復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至千餘卷。初每生給錄一帖。凡錄數百帖與之矣。時方近秋。試復以紙牌呼集諸生。諸生知其意。復欲抄書。不往。敬怒。使人督促。三學學官。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於姑蘇驛。敬時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旁。王臣本杭之無賴。嘗得罪當死。有邪術。能爲木人。沐浴跳踉于几上。蚤緣進上。遂得寵用。是行實其計。敬之爲惡。大抵皆斯人爲之。敬特爲之尸而已。時敬見諸生。至責曰。何不肯寫書。衆合辭對向來已寫訖。敬曰。昨日飯今尙飽耶。遂欲答學官諸生。乃大譟。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面而罵之。敬起而復坐。不能爲進退。荒忙失措。仰面偃肩于座上。聽其罵。其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王臣知不敵。遁入舟中。衆又從而逐之。有卻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闔門而毆之。幾死。時三學生徒。及其家僮僕幾百人。旣散去。明日。敬召知府劉公瑀。泣而怨之。以爲計使諸生

罵之。劉公跪拜乞罪。出而訪求罵者。自三學乃一時特其衆多。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敬。王臣時在側。乃極口詆訶諸生。不知何人。悉以諸生陰短報王臣。臣悉發之。衆大慚而出。劉乃引罵者。答于皇華亭下。各二十具數而已。劉次日召諸生。責之曰。王敬家有三條玉帶。汝輩小兒。何能與之抗。且說永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耶。恐械至臨清。則俱死爾。長洲學生戴冠。獨抗對曰。死生有命。如何怕得。遂罷然。諸生又有自書其輩名字。詣敬首告者。益爲敬所窺薄焉。方罵時。巡撫都御史王公恕。適至。公嚴峻剛方。特爲天下具瞻。平生恒不喜闊貴。至此諸生懼罪。且訴焉。公曰。旣已罵訖。今無如之何。且俟其歸。必作奏。亦不過行巡撫巡按處耳。今且勿譁。諸生大失望。然不知王公密奏已達矣。後敬至闕下。果以諸生事上。至動震怒。果下巡按推治。時敬勢方張。未敗也。諸生又往告王公。王公曰。此人耳目至多。蘇州南北交往之地。兼有二豎在此。謂織染局有太監二人。旣曰推治。安得不答。扑松江僻靜。吾已與御史言送彼中獄矣。巡按時爲張公准亦

號有風勢。不肯承旨。重繩諸生。以是得無苦。然張公亦且未敢決其事。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下獄。張公力上其事。得皆未減焉。初敬出時。氣焰薰天。諸生以士子罵之。與古人烈烈者何異。措其後更無挺然自當。敢出數語。與此輩辨曲直者。俯首帖耳。反敗儕輩之事。抑何前後之不類乎。惜哉。聞諸四方。可笑也。古之忠義志定於平日。而氣發于一時。彼無根之怒。豈可一旦而施之。遂以徵取忠義之名乎。若然。則陳東輩。遍天下皆是也。當時好事者。遂傳以爲吳中諸子美談。不知乃一時之氣耳。豈不過哉。

蓬軒別記

楊循吉

桑狎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給爲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

男子也。厥明繫送于官。訊鞠之。姓桑名獅。年纔二十四。自幼卽縛足小。而爲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如干人。法司上其獄。憲廟以爲人妖。寘諸極典云。

貧家女

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爲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日久。不輟。文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患曰。欲辭婚。聘禮奚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母諄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詫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昇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爲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携金與偈往。遂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爲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靈。呼爲活佛。遠近齋香幣。來拜課事者。坐以妖人惑衆。收下錦衣獄。雜治之。無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昇。至予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勅之嫁。則請死。繼諭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庚己編

陸燦

太學

相傳高皇帝時。初起太學。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未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遜。從茲遂絕。

元壇黑虎

吳俗喜鬪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為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鬪。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慟哭。以銀作棺葬之。

芭蕉女子

馮漢。字天章。為吳學士。居閩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觀

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忙迫截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臥簾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隣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為怪。惑死數僧矣。

續己編

郎瑛

貓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阯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為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影館之使譯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置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貓之王也。

黑厮

黑厮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厮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

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厮跪白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卽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曰。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厮也。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狀下吏。久之黑厮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厮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翁然信之。爲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完復官。將渡江。黑厮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厮來。白己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爲福。巫至使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慍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嚮遂絕。

蝸魔

西安有蝸魔寺。塑大蝸於楣。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儻。客以

女爲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閹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蝸大如車輪。臥於榻。聞驚而出。以白焉。不信。此爲妖妄。閹請曰。他日相公望願。無聲款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蝸伏榻上。輾轉間。又成好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蝸魔。所以夤緣見公者。非敢爲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爲魔。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爲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者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時上梁最吉。家當大慶。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錫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



落如故。

劉氏雜志

劉定之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問至寺夜吟。鶯嶺鬱岩巖。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僧於衡山。黃巢既敗。依張全義爲僧于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爲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碧里雜存

董穀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尙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憩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卽拜其人爲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每壞。官府輒

爲之修云。

西樵野記

侯甸

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爲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獐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滸。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令貯藏中。

甲乙剩言

胡應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于月下見一老人。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竣我唐昌觀。中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于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啟。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奕矣。因布局于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

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于常課。必先了竟。且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子書案下置局布算。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管夷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憩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余談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似解操觚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窺一斑矣。主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及我皇明。無不畢當。竊繁。因命對坐劇飲。復論天下事。事至于千古興衰。每太息流涕。忽向余曰。吾閱海內人多矣。少得似君。君得無金華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字。主人曰。肆門所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會謂張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曰。毋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備保曰。主人仗一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

曰。主人有錢數百千。令我輩張肆於此。其出處從不能悉也。余意必江淮大俠。託于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余怒。力往鬪擊。而覺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詛言無破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憤憤。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賣水以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談論。彼中

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略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東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賞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倡也。惟敬既遠使。石每到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西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携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盛。復以他事談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嘗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伴問于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奈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歃血。蓋盟。余因大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 前定錄補

#### 王處厚

釋僧緘。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僞蜀落第。入寺寫憂。見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邪。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于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乎真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悚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謁太尉。函公杜琮。祠坐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龐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

#### 朱佐

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惟狎同年。置酒高會。是夜暴亡。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

楊汝南

清漳楊汝南。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悟。榜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榜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微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爨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鑪自樓而登。執主人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今復已矣。同邸嘆咤爲之罷博。榜出。報捷焉。視榜。黯若油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蒞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盞。吏不敢以告也。

病逸漫記

陸 鈺

覃吉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官。使吉提督。因識其人。亦一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皇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孝經爾。其見畏特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高坡異纂

楊 儀

劉偉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

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公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閹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連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閹人言此人戴古毡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疑不可。卽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攜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蹤蹟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屨在焉。

### 李茂元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昔省元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則名茂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二人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果亦鄉試名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浴於故華清宮溫泉。其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爲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帷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言君一念所及。幽明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轍迹所歷。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歷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 己癘編

#### 冷謙

冷謙。字啟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琴。工繪圖。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國初召爲太常協律。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

### 劉玉

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逮謙將至。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濟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飲。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檄物色之。竟不能得。

狎娼少年

有少年郎。狎一娼。以其美且富也。利之。百端趨奉。惟恐失意。郎惑甚。留其家經歲。雖他娼才貌勝者。弗能移也。一日晝臥樓窗下。命市魚爲午飧。俄而見娼自攜魚入。私念彼胡不使婢輩而必自持。注意察之。而娼不知也。提魚竟入廁中。郎益疑怪。俯窗諦窺之。見娼置魚於空淨器中而去。頃之。又將一器物注淨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視之。乃月水也。便大恨。召與言別。不俟而行焉。按博物志有云。月布在戶。婦人留連。注謂月布埋戶限下。婦女入戶。則自淹留不肯去。斯言可信矣。

于梓人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名之。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彌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爲部民告。許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是梓人也。人驚爲鬼。曰。吾實逃去。云死者詐也。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矣。梓人自號七十一峯道人。詞翰適逸。可觀。吳用藏言自制遊大山歌一紙。余

嘗見之。

二酉委談

王世懋

怪事

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行人道者。已漸頷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交媾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其一吳江婦人病狂。走入郡城。遍覓死尸食之。搗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云絕美好看。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童羣逐之。官爲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爲妖孽。所憑若吳江婦人。頗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徐爵

大璫馮保之腹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戾。握士大夫進退權。得罪於宗社爲大。然年老多智而好施。頗不爲小民所怨。爵未敗半歲前。予聞之。客云。爵一夕臥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卽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日奉佛施棺。予頗異之。復以質

姻家史金吾爲信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爲神既許之。延矣。奈何竟不免焉。金吾爲余言。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朝貴奉之者。延爵致酒。謂公何自苦。信妖夢也。強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嚙。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茲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者。傳會其事。今歷歷若符契。然烏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卽持齋可遂免乎。曰。爵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爲之。其走權貴而終死於權貴。天實使之不終也。於道何疑。

寓圃雜記

王 錡

吳中繁華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成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凡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觀美日增。閭閻輻輳。綽楔林叢。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櫛盒。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日。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歌。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



衣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益。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愈巧。而物產愈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爲冠絕。作者專尙古文。書必篆隸。駸駸兩漢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氣運使然。實由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也。人生見此。亦何幸哉。

遼邸紀聞

錢希言

江陵

里中王老人。嘗爲余談遼邸事。津津不休。故江陵相未第時。極爲遼王所眷。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款洽。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江陵絳色稍敝。默然久之。私戒尙衣宮監陳曉。與工程其短長。出繪錦製袍二襲。紗縠稱是。篝燈夜成。旦走騎奴遺之。江陵不知也。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趨赴邸頓首謝。王曰。瑣瑣何煩主臣。未幾而江陵入掌國史。權炙手矣。日夜思齟齬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知者云。荆國主終不可留。尋禍作。嗟乎。解衣衣我。我悖之不祥。且丞相寧能爲石人耶。十年間。小山蘭坂。鞠爲草萊。東閣平津。亦廢爲車廄。斯非天道好還歟。不然。何報施之疾也。

間中古今錄

五更頭

黃溥言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未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廷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顯子。詳見稷錄。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尙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此觀之。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

奉化應方伯

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鬢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粗得硬綳綳。末不書姓名。闈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

三年陸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綵雪亭雜言

敖英

鄺子元

同寮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成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冷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

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冷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汗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

兼葭堂雜鈔

陸楫

蓮菴楊公

嘉靖己丑。蓮菴楊公爲首相。上倚注甚切。時議禮諸公。受知於上。相繼登樞要。尙書霍文敏公。輅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上大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盡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

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太保費文憲公

太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爲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卽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籤出館。籤上寫彭時一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卽入北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大學士。計得夢時。彭公尚在。及後。彭公卒於官。諡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於官。諡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諡如出一轍。亦異矣。

霏雪錄

鐺積

虞文靖公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於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王召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國。宜卽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蠟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蔣氏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於時。

來遠榜樓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浙江。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榜揭槎往視之。張乘槎善拆字者。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云。

皮匠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愆。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黃鼠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銜黃鼠。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恒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鷓鴣林子

回龍院

趙鈺

吉安永豐山中有地名回龍院。極爲崇峻。文山先生一日奉皇后避亂過此。爲元兵所追。走入院中。兵益近。自度不免。乃禱於山曰。若趙室尙可延長。此峯當傾。橫絕山口。以遏來兵。山峯遂崩。兵至路迷。遂不能度。山中有毛姓者。族甚衆。因留其家。凡二日始去。村中蛙聲甚鬧。后問曰。亂鳴者誰。曰。蛙也。曰。何用苦鬧。蛙聲遂絕。至今此村蛙不鳴。先時毛姓造一牀甚華。但寢其上。則搖動不寧。遂不敢用。適后至。則以奉后。牀不復動。亦異事也。

毛姓到今猶繁。毛與郭給舍有親。給舍與余言如此。郭永豐人名汝霖。

善忘

儀同三司左僕射劉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尙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太無意。吾欲造劉訥耳。嘗聞莆學士陳公晉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與此大相類。乃知天下事未嘗無對。可資一噓。陳公嘗考滿。當造吏部。乃造戶部。見徵收錢糧。曰。貨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揖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

也。乃復出。其可笑者多類此。

腹中語

梅宛谿爲余言。山東有人能腹中語。聞於有司。有司鞠之。腹中人能自言其冤。曰。吾山西布客。一日出遊。偶醉臥道旁。道人李美者。與張成兄厚。能采生折割人。見吾醉臥。夜私殺之。取其心肺。并七竅。烹熟與張成食之。吾遂入於腹中。而不能去。問張成。成輸服曰。初食時昏醉。二日始省人事。後覺腹中有物相礙。唧唧如人語。呼之輒應。每飯吾不能多食。食多內輒誼呼擊之。又曰。夜臥則從口出。出時如蚯蚓。然長可五六寸。天將明。則從鼻中入。入則復言。問曰。李美旣殺汝。汝能知李美處。吾捨治之。以報汝讎。曰。李美者。淮安人也。可無捨治。吾當死。曰。何也。曰。成化時。吾爲賊。夜遇李美。途中因殺之。奪其資。張成兄弟與吾有隙。爲吾所殺。吾今當以死酬之。李美昔爲誰。張成昔爲誰。皆能言其名字里地。曰。汝能出。何不他去。曰。旣受約。不能背。十年後當自去也。曰。汝夜出爲何。曰。出則入。寺廟竊聽其言。卽日所語於人者也。曰。寺廟有神乎。曰。有大都與人間事。同。曰。日中有神否。

曰。有與人出入道中。或乘馬。或徒行。遇貴人則避。餘則行走無妨也。張成兄弟遂坐法。此皆二司并兩院所親間得其言如此。因知殺人者人必殺之。縱能逃於有司而不能逃於鬼神。故曰。明則有刑罰。幽則有鬼神。可畏也已。後與毛雙渠語。雙渠曰。吾巡歷山東時。親聞其言。如是。書此爲報應之一端云。

### 山東耕者

山東有一耕者。侵及鄰人之壟。鄰人與之鬩。擊殺之。已抵其罪。後一年。近鄰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曰。吾前爲某人所擊殺者。吾妻子尚在。欲往觀之。父母怪而問。故曰。吾死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誤斃。因命復生。曰。當爲某人子。以二鬼押送。時日尙蚤。引避澗中。頃有登澗者。鬼曰。此卽汝父也。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爲若子。卽欲去。鬼強持之。將幕挾至房櫺外。見婦人將產。曰。此卽汝母也。吾復乞脫。二鬼持之益力。須臾子誕。二鬼將吾從。顛門送入。其子卽哭。二鬼行。吾力出脫。其子不能哭。二鬼復入視。曰。果逃矣。時吾隱衣架脚下。鬼尋獲。復送入顛門。忽按之。吾遂昏頓。其子復哭。良久始放。吾附形

矣。後雖欲避去不能。今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可負吾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事。其曖昧人所不及知者。與妻言之不妄。又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猶未決。因訴於官。曰。吾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笑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乃能久視。是日曹憲副復言此事。曹名金。河南人。與宛谿同入竟者。宛谿名守德。甯國人。先爲山東提學。故所聞同。

### 焦氏筆乘

焦竑

### 史癡翁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冶城。匾曰臥癡。中列圖史。敦彝位置雅潔。有酒。餽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

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去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子稱屈於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卽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榘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尙書巡撫以下。日夕候門。

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爲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嗜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餼羊乃爲無恥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賤退沈文通進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闌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



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卓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贊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既相如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術士王生

術士王生金陵人警而善聽聲時丁謂先罷參知政事知金陵一日車從出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其馬蹄聲大言於衆曰參政月中必召月餘果急召歸覲再入中書踰歲真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至京師丁問其來甚喜厚待之留宿書院俟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

諸子曰蹄響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乃有是說耶王不對後一朝士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丁果罷相分西京繼有崖州之命

赤雅

印娘

邕宜以西有楚女焉處於石洞含靈抱一白皙嫩好百歲後容髮差黃乃下山采藥補益之椎結裸跣皮若犢鼻垂腰蓋膝羣雌無雄遇男子輒負去傾洞求合驚死者掩之生者復還故處泄其真氣壽至百歲若盜小兒必至其家嘲之羣罵咒詛則夾而還之緣崖走屋其行如風誤墮網罟以手護膝而死腹有玉印文類符璽唐蒙博物志日南有楚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

木客

木客形如小兒予在恭城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爲近體詩無烟火塵俗氣自云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予嘗見其賦細雨云劍閣鈴逾動長門鏡更深又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按

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鶯塵。遠山弄明月。木客所作也。蘇長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然則詩學淵源。其來遠矣。予家羅浮。有鳥各爲一色。五色畢集。必兆嘉客。鳥名木客。與此不同。

趙臣廟

歸順有趙臣廟。今不省何神。問其父老曰。趙臣者。粵西人。少倜儻。好奇計。數不得志於有司。徧歷諸司。猿猴皆優禮之。昔岑猛以田州叛。岑猛奔歸順。岑璋誅之。田州平。趙臣第一功也。督府棄而勿錄。鄉人憐之。爲之立廟。初岑猛反。岑猛於岑璋丈人行也。督府姚公征之。患璋以姻故。召沈希儀計事。希儀雅知趙臣任俠好奇。深明軍政。詣之。如夷門故事。臣曰。鎮安世與歸順爲讐。公假臣節鉞。徵兵鎮安。岑猛之首在麾下。希儀許之。臣星夜間道詣璋。璋喜。迎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遠辱耶。臣不言。佯爲不懌。璋叩之。但太息。璋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懌。璋愈疑。臣愈太息。璋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鄰境有訴。待勸我耶。臣皆不應。因挽臣入臥內。跪叩之。臣號泣。璋亦號泣。臣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不言。一

言之。君生而臣死矣。督府討田州。知君必黨塔。命臣檄鎮安襲君。殺故人。以立功。不如死矣。言畢。取佩刀自殺。璋亟救之。曰。君勿憂。君能生我。我亦能生君。且令君有功。猛奴視吾女如犬。欲圖之久矣。臣泣曰。君誠然。盡自陳於督府。璋留臣。遣人詣希儀。願擒猛自效。希儀伴追臣。陰白督府。兵不徵。命璋專逼猛。猛之子邦彥守上堯隘。璋佯遣精兵千人助之。密報希儀。旗幟服色。勿使有傷。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兵驚潰。遂斬邦彥。猛欲走交趾。璋使人邀之。曰。事急矣。先走歸順。始達安南。再圖興復。猛然之。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近者。屢報兵退。以寬猛。一日。拉趙臣謂猛曰。天兵難退。非陳奏。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何如。猛大喜。臣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印在。乃持鴆酒一卮獻猛。天兵急。君老夫不能相庇也。猛大怒。曰。墮老奴豎子之計。遂飲鴆死。璋斬其首。併印遣臣馳詣督府。內臣鄭潤。總兵朱麟。以猛中毒矢死。斬其首。印搜獲。聞趙臣岑璋之功。俱不錄。璋恚恨。遜職於瓚。璋入崇山。臣入古望。辟穀茹芝。不知所終。噫。中國舉動如此。難爲要服矣。

學圃餘力

蘇師旦賊賄

姜南

蘇師旦本平江書史。韓氏侂冑爲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且實爲心腹。韓爲知閣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迨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之士。欲造晏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爲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以窘乏求金於韓。韓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輟俸金與之。謂其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密爲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竄師旦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師旦以韓念己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之已誅也。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瓣。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斤。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出四朝聞見錄。吁元載之黷貨。烏足擬哉。

墨翁錢鋪

姜南

吳侍郎墓地

宋吳侍郎待問。建之浦城人。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以下地。無何至此。樞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諸子相繼登第。而正肅公育仁。宗朝入參大政。夫吳母之葬地。非求而得之也。陰隲於冥冥之中。適然耳。世之暴富貴者。不思修德。俾世守之。乃信陰陽巫師之說。尋龍究脈。以爲風水之勝。可以長守富貴。旣而天厭其貪。富者貧之。貴者賤之。然則風水果可恃乎。

愛讀阿房宮賦

宋元豐三年。蘇長公謫黃州監稅。寓居臨臯亭後。改築雪堂。而徙居焉。以大雪中築此堂。落成。繪雪於四壁。故名。因自號東坡居士。一日在雪堂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

西晉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有兩句好。其一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長公。大笑曰。這漢子也有識鑒。觀此則孟子所謂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於此驗矣。

寇祖仁殺元徽

魏城陽王徽與敬帝謀誅爾朱榮。及爾朱兆舉兵犯闕。帝步出雲龍門。遇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帝被執。徽走至南山。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四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徵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卽掩捕祖仁。徵其馬。金。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四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

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夫元徽之不忠。祖仁之背德。皆無足論者。其鬼之黠。又何靈哉。

洗硯新錄

姜南

石監生

正統甲子夏。國子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困首木於大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耄弱不能勝。瀕死須臾。監生石大用者。豐潤人。自邑庠入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銜。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盛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弟子豈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鶴鳴。況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聞於上。上並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夫。

快雪堂漫錄

馮夢楨

書王文旦事

王文旦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尙書。流寓長興。欲與土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婚文旦之長子可賢。尙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恩禮頓衰。婦不能堪。文旦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辱。因詈數婦。婦性故悍。怨忿日積。一日。文旦方笞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迹太甚。宜絕於王。而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後。文旦竟奪之田。劉氏認之。謂文旦以翁奸婦不從。而文旦報以通奸家人。王劉交惡。文旦謀之。訟師謂長與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腹心深結之。因盛譽文旦於八人。八人心歸之一日。酒間。文旦忽從外闌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驚喜。謂王公冠蓋。交傾一時。奈何肯齒錄吾等。折節如是。無不爭願爲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旦。文旦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裝。若尙書孫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視此老囚。蒲伏泥土中。不足快與。劉婦信之。於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刃控守道前。不得直。

遂呼天自刎死。時范屏麓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者。光寵眩耀。而文旦故與范往來。競疑其居間。謗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守道郡守。俱坐謫官。李令文旦遣戍。而海內咸稱長興劉氏真烈婦矣。後文旦卒。得赦歸。年八十餘。見其次子可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孫某又登科。趨勢故通情。文旦特甚。然非大惡。卒破家蒙惡名。以終。俗呼聚塵爲扒灰。長興人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其家。然得禍太過。乃爲上天所憐。反亭其子孫。亦理也。李令後亦得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時。有威斷。雖不無所寄耳目。然莫敢欺。八人者。蓋入文旦之術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偏信不察。遂與禍偕。可不戒哉。獨范公之冤。終不能明。後爲奸民所持。逼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冤報。卽其子孫亦不知也。豈其謫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抑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令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諸隸。令不預行杖。遂不及禍。見幾知大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過苕溪。朱君采御史。見招於蓮花莊新宅。酒中因

悉其顛末。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蓋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把把賽

把把賽。回回國人。以貢玉至京。自言從彼國經兩夏至。此私費玉若干。賣銀三百餘兩。館鄰某心動。與通事謀。以聲妓賺之。遂留連不欲去。其同使已受宴賞。卽日就道。而把把賽自匿囊金亦盡。竟流落。賴善騎射。遂投邊將馬坊兒作家丁。後大同府同知巡邊。索保結衆。以把把賽夷人。難之。乃自索紙作回文。橫書從左至右。復從右至左。人不識。通事曰：此渠本國鄉貫。及所習武藝耳。陳季象在邊親見之。哀訴流落之故。且曰：我在中國。惟添得三弦子一藝。蓋在伎家所學也。

筆塵

莫是龍

海中銀山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沒死。日出復然。莊生所謂冥靈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皆旦暮也。淵明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年憂。且極今日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執鞭矣。

雲間雜志

李紹開

丐者張二郎

丐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泗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躡捷不懼死。嘉靖甲寅。倭亂。張應募。方太守雙江公。令爲哨探。數泗水入賊巢。得真耗。且時斬倭首以獻。有銀牌犒金之賜。俱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願乞食。夜則臥嶽廟中。嬉嬉無憂色。後方開府江南。訪張得之。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與酒肉。則忻然謝而去。

陸花冠家女

上海庠友顧某嘉靖壬午赴試泊舟唐家墳霏雨中見有女子極娉婷掠其舟而西顧凝眸久女亦回顧顧扣其何往曰將訪外大母少選當至晚果來顧留宿衣盡解獨留左襦未明去曰幸相訪於陸花冠家後訪陸見一畫像則其女也因病左足癩瘍夫家悔姻憤死唐家墳側則其外大母壘顧聞之大駭

### 沈學士度

沈學士度從戍滇南滇有日者談命奇中沈以己造試之日者驚曰是當顯貴歷官清要沈笑謝之所書命館字不佳乃作二大字易之都督瞿能鎮滇偶見之詢爲沈筆因延爲弟子師未幾入朝命沈偕行館於南楊學士家時上博求善書者南楊以沈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籍寵眷日隆令凡誥勅俱效沈體累官翰林學士沈云臣有弟彙其書勝臣遂亦被徵彙官至大理少卿世稱二沈學士孫藻玄孫世隆俱以能書授秩古來以書際遇無如沈氏

### 相子先

相子先華亭人善奕太祖召至京師與鄞人婁德達偕

入見上命二人較藝子先自謂天下無敵手視德達蔑如也上顧中官取一紙置局下子先不測上意竟不經心德達聯勝啓視乃給冠帶告身也子先竟不得快快歸劉誠意作文送之他日榜於門曰天下棋師有野僧來較僧實高而佯北以誘之明且大集友人子先連敗遂輟其榜

### 靈哥

靈哥者山東濟寧州猴也自言汴宋時純陽先生賜丹一粒吞之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兗濟間談禍福甚驗至明朝尤神正統間吾郡張公璞爲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留學舍酣飲或人形琴奕深目多髯着幘頭襴鞞曰此宋士人服也數攜珍果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吾從洞庭山得之他日張之幼子請見不許曰是兒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遶舒手捻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蓋摩得其猴毛也由是交絕

### 洙涇鎮趙毅

洙涇鎮趙毅捕盜之魁也嘉靖壬戌南都劫盜公行捕



之不得。乃檄毅往。至留都十日。都無影響。偶於通濟門見一瞽目推命者。曰是可疑也。卽令人肩一木向瞽者撞之。回面而避。毅曰是矣。卽尾其後。出通濟門七八里。至一小房。入門。毅撫其背曰。特來尋汝。瞽者曰。吾知之矣。得非松江趙君耶。兩目忽開。出酒脯相款。曰。君宜速還。至來月晦。日到宅奉候。并有小驢。毅見其言辭慷慨。侍者三四俱精悍。遂許之。尋歸。至晦日。掃戶以待。竟不至。又旬日。毅復抵白下。詰其負約之故。瞽者笑曰。前月晦日。君何睡之熟也。薄儀已留君牀頭矣。毅亟歸視之。見大銀二錠。匕首一把。在枕下。不覺流汗浹背。從此不敢至南都。

宋徽宗玉杯

宋徽宗內庫所藏玉杯三。其一名教子昇天。內外光潤。絕無纖埃。杯口三面聳出。螭頭如生。真神物也。二名八面威風。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甚細。瑩白甚於教子。而神稍遜。其一其三。向在朱尙書旋溪家。孫少愚文巖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司成文石公。以原銀贖歸。而單螭杯在少愚處者。後

亦歸司成矣。司成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水爲嗣。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平湖陸氏謹司之。萬曆壬午秋。陸氏卒。陸宗族無不垂涎其業。乃訟太學於浙。平湖劉令逮置園扉。瓜分其有。時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生還矣。於是亟取獻之。杯到之夕。太學之室胡氏忿然曰。太學之禍。此爲祟耳。睨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太學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平湖薄酒一尊。斟玉杯中。遍賜所養臧。獲明日上。獻下。午出太學於獄。又明日。張筵款太學。歡飲而歸。後詠白公成進士具疏辨冤。取原杯以還。立碎之。

杜韋

杜韋者。名娼也。與范孝廉允謙。一見語合。情如膠漆。孝廉故瘠弱。病且淹淹矣。伯中方公忠之。訟於官。冀得杜絕。孝廉囚服公庭。言詞酸楚。度不能久留。乃偕之燕中。未幾卒。杜扶柩歸。且且渡江。是夕沐浴。衣孝廉所製衣。凡孝廉所悅詞曲數闋。一一向柩前歌之。又將孝廉所作詩。朗吟數首。天將曙矣。命酒至。奠哀不自勝。乃啓蓬牕。躍入江中而死。

某姓妬婦

南門外某姓一妬婦。知婢懷妊。日夜痛毆。既娩身。逼令棄兒於水。婢不得已。將兒繫之木板。以釵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持木槌浣衣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援兒。椎忽墮水流。至妬婦門。爲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卽將木椎殺妬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死也。後六年。拾兒之父。偶至婢所。見木椎認爲己物。婢問失椎之由。云爲撈兒滾入波心。復問兒衣間有何物。曰有一釵。今尙在。婢卽日索釵視之。果前物也。重酬其乳食之費。攜其子歸。張友蓮作木椎記。

錢鶴灘

錢鶴灘家居。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公卽整裝而行。適巡邏使者公門人也。珍重邀公辭。隨訪妓。知已嫁鹽商矣。乃往謁商。商亦答拜邀酌。公具道遠來之意。祈一見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酒酣。妓出白綾帳。請留新句。公遂書一絕。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天大笑而出。且日竟歸。離使蹤跡之已去遠矣。

楊玉山

楊玉山者。松之富商也。成化間。以稅事至南都。遇妓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楊一見語合。遂捐數十金。成婚。踰月。楊欲歸。張願隨之。楊以婦妒。堅辭。然歲必三四至京。留連旬月。所贈遺已千萬計。二十餘年。楊田產一空。婚嫁無策。快快失明。張聞之。直造楊氏之廬。拜主母。捧楊首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粧嫁其二女。并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一年。楊死。復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旣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至家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阿紅

阿紅者。姓王。京師人。父故。遭水災。其母偕其子王應龍。及紅。就食長女之嫁於徽者。附漕艘而下。時紅年十三。妍麗無比。中途有嘉湖樂戶徐姓。一見紅。慕其色。欲以重價居之。母兄不應也。乃謀之土人。土人曰。誠捐五十金。保爲君致之。徐應曰。諾。第須送過大江耳。土人亦應曰。諾。乃覓輕舸。艙漕艘旁。夜繫漕艘。水大入。王媪睡夢。

間令應龍收拾行囊。身以被裹紅置舫上。時滿船驚擾。士人遂攜紅入輕舸。挂帆而南。果至京口。付徐。酬亦如約。徐攜歸嘉禾。教以清歌。歲餘載至蘇常二郡。所入千金矣。最後至吾松。朱家角大爲角中諸院所珍重。而紅母兄之在長女家者。念紅不置。遂於吳下徧訪不得。乃以萬曆辛亥六月過松。至莊家行遇紅。時紅已年十七。且悲且喜。徐無可爲計。詭曰。當合作一家耳。未幾。計令應龍市肉。屠者毆之。令人報其母。母急赴子難。而徐放舟如脫兔矣。紅號泣三日。夜不休。徐惡之。乃以木錐錐其兩脛。遂不能行寸步。仍泊舟朱家角僻處。後應龍母子緝知。奔告青浦捕衙。俱逮至。邑中有陸老虎者。爲徐畫策。擁應龍至一蕭寺中。逼寫鬻妹身契。僧頗憫之。決北牖。令應龍疾走。途遇蕪湖染工數輩。備述其故。中一人曰。邑中無正官。錢神爲政。子冤何從白耶。何不走郡中訴之。應龍曰。善。如赤手何。此人乃倒囊典衣。得一金。畀之。間道同至郡。具訴。二守陽華朱公訪實。斷紅還其兄。斃徐於獄。而陸老虎諸人俱置之。法醫者姜姓受賄。妄言紅係流火。并撻之。閩郡無不頌朱公神明也。

陶菴夢憶

二十四橋風月

張岱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道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徒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揜映閃滅於其間。肥蠶者。簾。雄趾者。闕。燈前月下。人無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力也。游子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卽出一。俱去。剩者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盡。茶館黑魆無人聲。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釀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譁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言笑啞啞聲中。漸帶淒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鴇受餓受笞。俱

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癡。善笑。到鈔關必狎妓。向余嘆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耽耽望幸。當御者亦不過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頤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豈遂過我哉。復大嘆。余亦大嘆。

### 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攜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昨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觀粧藻野。袂服繻川。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并小兒器具。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左右鋪相衫半臂。紗裙汗襖。銅爐錫注。盜甌漆奩。及肩。疏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鬪雞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

老僧因果。替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宣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瓊簾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眈眈。能無夢想。

### 揚州瘦馬

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妻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駟僧。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撩撲不去。黎明即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悄悄盡褫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曰。姑娘暗相公。轉眼偷覷。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

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曰插帶。看  
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  
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  
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  
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  
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  
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疋若干。用筆蘸墨。  
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匹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  
寓。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  
饌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擊燎火  
把樂人。儼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一  
擔至。則蔬果餚饌湯點花棚糖餅棹圍坐褥酒壺盃箸  
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絃索之類。又畢備矣。不待覆  
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鼓樂  
燈燎。新人轎與親送轎一時俱到矣。新人拜堂。親送上  
席。小唱鼓吹喧填熱鬧。日未午而討賞遽去。急往他家。  
又復如是。

宦游紀聞

張 誼

試師得姪

江右安福人李旦春。自幼失怙。寡母求之弗得。年十六  
流於荆之江陵。久之歸安福。寓於山寺。寺館有李舉人  
者。藏修待價。旦春謁見之。求童師館。以度日焉。舉人遂  
試之。將驗深淺。以爲薦。得卷細閱。訝其非凡。時寡母幼  
子未歸。親旦春狀貌。酷肖其姪。且年庚正與之齊。驗知  
其爲姪矣。乃謂其嫂曰。吾姪既歸。又幸其學之有成。吾  
嫂有託矣。嫂亟爲召見。識認之。母子相持大慟。既而中  
丁酉省魁。此吾聞之李同寅。同寅聞其先翁者。

伶人眩騙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未詳何省  
人。其所持舞襖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壘。歌喉宛轉。腔  
調琅然。咸稱有過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夫商賈  
無不忻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夕而  
情洽。一日。晚衆曰。今夕改作雜劇。手服一新。視聽。遍索  
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著織金彩服。乃令綿城樂  
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俟人酣倦矣。忽隱几者大半。乘機  
催促。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壘。久之寂然。

破甕索之。了無所得。所騙銀不止數百兩。惟司鼓樂者  
枉受刑罰而已。嗚呼。此卽遁身掩形之法。苟非識者。堅  
弗之信。難免墮其術中矣。

舊小說 戊集 金元明

二百十六